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人间小景

◆信笔扬尘

流水之相

真正的流水是什么？我们所看见的，只是流水的相。而流水的相，也即流水的自身，在哪里？

在那苇叶上吗？在那树枝上吗？在那瓦片上吗？

还是在那松软的泥土下面，在根的下

面，在岩石与滚烫的岩浆下面？

我站在西溪湿地的流水前，不知怎么，就想到这些奇怪的问题。或许这些问题早就在我的脑中。流水也仅仅是世上万物的一种。万物皆有相。虚幻的相。本真的相。犹如我们看鱼缸中的金鱼。它所呈现出来的相，其实只是它背后的那个本我的金鱼的相而已。那么，站在西溪前的我，是幻相，还是本我？

其实都不重要。此刻，流水和我正在纠缠。人生短暂，所有的旅程其实都是在与天地之间的另外的我汇聚。我可以成为流水，成为青山，成为岩石，成为烟尘……就像此刻，我成了流水。流水也成了我。流水以不同的相，出现在一切可能的事物上。因此，苇叶变得更加青春，树枝变得更加爱情，瓦片获得了再次愉悦的力量，甚至，泥土里开始有了虫子的叫唤，根下面，那弓起的身子，仿佛彩虹一般；而岩石与滚烫的岩浆，因为流水，升腾起灿烂的浪花与庞大的水汽。它们之中，流水无所不在，却又潜藏无痕。流水的相，呈现出所寄之物的相。我们可以称其为苇叶，树枝，瓦片，或者泥土，根，岩石与岩浆。但流水就在其中。如同西溪。我们称之为西溪。西溪可以是堤岸，是岸上树，溪中的苇草，行走或者正停靠的小船，人，水鸟，水中的云彩，飘拂的水草……它们都是，它们组成了西溪。

但真正充盈西溪，使之流动并且收纳一切的，依然是流水。

西溪的美，也就体现在流水之上。这些些清洁的水，灵魂的水，自在的水。我们走过无数的水，水所呈现的无数的相，引我们深入思考，并且追问：流水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流水与我们的人生，孰长孰短？在我们都离开后，这流水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流水吗？

没有一个人愿意永远地留在西溪。但所有人都愿意在西溪的流水中留下自己的影子，也就是一瞬之间的幻相。我们留下了，歌唱，沉思，行走，停留。然后离开。西溪依然是西溪。我们留下的幻相，并不会存于它的恒久的记忆之中。流水只能承载自己应该承载的。唯其如此，它才能真正地清洁，自在。而我，你，所有站在西溪岸上的人们，我们内心承载了太多我们承载不了的事物。我们最终被这些击垮，并渐渐地失去了我们曾经拥有的清洁与自在。

古人也曾一次次地问水。水在，即问就在。

今人依然一次次地问水。水在，即问就依然在。

走过西溪，西溪的本真，只有在我们都离去后，才得以显现。事实上，也无所显现。它就在那里，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。我们积尘太多的心，连自己都难以看清，何况一溪如此忘我的流水？

有时，我甚至怀疑，我们一生所走过的所有流水，其实都只是一条流水。我们经过的所有高山，其实都只是一座高山。包括我们所有的哭泣，也都只是一次哭泣；所有的欢笑，也都只是一次欢笑。只有那一条，一座，一次，才是真正的炫显我们的灵魂之相，才是万物的天真之相。我们长久地在我们自己所编织的幻相里，喜怒哀乐，生离死别；并且赋予我们所看过的，经过的一切世上的物相，以及我们自己的情感。因此，我们才常常被回馈以虚伪，回馈以破碎，回馈以失败，回馈以空茫。

从西溪回来后某一天晚上，我梦中见到西溪。那是一条阔大的流水，从天际横披下来，里面点缀着无数的星子，草，与飞翔的石头。我欣喜地想走入其中，但是，我发现有一道无形的堤岸，将我拒绝了。我只能远远地站在阔大的西溪之前，看它径自流动。

梦的最后，我一伸手，水波晃动，光影缥缈。西溪本真之相消失，我又看见那条我曾短暂踏足的幻相西溪了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落雪了

羊咬鱼

口，灰麻雀叽叽喳喳，啄食着门边残留的杂屑。有人闲来生事，拿了一只竹制的鸡罩搁在门前。鸡罩里放有一把米和几片菜叶，这人便待麻雀主动入罩。

雪随物赋形。女贞叶上，松枝头的积雪呈条索状，表层的雪可拂去，底层的雪与叶子冻在一起，晶莹如水晶。有的树枝低低垂着，有的承受不住而断裂，颓然倒挂在树下。雪后，菜地里，露出几片青黄菜叶。妇女们早早煮了山芋稀饭，便挎着篮子去地里铲菜。大白菜、茼蒿都被雪覆盖了，连大蒜也只露点苗头。每株大白菜的根旁都缠着枯稻草，这是农家人提前做了准备，以防菜叶受冻烂掉。经雪的菜与经霜的菜，吃起来都是清脆甘甜。

少年没有贪睡，也早早起了床。那是一场多年未有的大雪，厚到穿上黑色胶靴也不太管用，他走一截路，雪疙瘩就钻进靴里，很快就将他的袜子弄潮了，连挽起的裤脚也湿漉漉的。少年手里提着木桶，将手凑近嘴巴，呵呵气，暖暖手，就操着铁铲在屋前屋后铲雪。只要他够得着的地方，比如柴堆草垛或披厦瓦片上的积雪，他都铲一些。先是铲掉积雪的浮层，然后将中间的一层雪铲到木桶里，每一铲都要轻手轻脚取放，铲满一桶雪，提回家中，将雪倒在瓦缸里，反复如此。待积雪化成清水，就可以供家人腌鸭蛋。用雪水腌制鸭蛋，须去掉瓦缸里的沉积物，将雪水舀出，倾入一只陶罐。事先往罐里放了洗净的鸭蛋，倒进的雪水要没过所放的几十个鸭蛋，而后放大把大把的盐粒，盐量将近鸭蛋一半重。为了密封不走气，要用几层布封住陶罐

的罐口。封存半个月左右，即可开罐取用咸鸭蛋。腌制咸蛋的陶罐，比不得妙玉的花瓮，却像魔术师变戏法一般，将“腹中之物”催眠于幽密世界。鸭蛋分批腌，雪水一用再用，陈年雪水宝贵。鸭蛋凉性，雪水腌鸭蛋，凉上加凉。以前逢牙疼或嗓子发炎，用腌过鸭蛋的雪水煮鸭蛋，或者打鸭蛋花，咸得发齁，吃下火气消减不少。中医说，咸鸭蛋清肺火、降阴火。《本草纲目》对蛋黄蛋白功效写有解释。倒也可信。现在的冬日，遇到下雪，鲜有人敢张口吞咽，至于用积雪腌鸭蛋，更是让人觉得费事。

一大早就有除雪的人。清扫门前雪的汉子，轮番使用铁锹、扫把，好不容易才清理了一块空地。他的身上出了一阵汗，白的热气从头发间散发出去。太阳懒懒地越过了地平线，一寸一寸地爬升着。地面、屋顶上的积雪反射着太阳的光，其中有玻璃光、蛤蜊光，极为亮眼。吸溜着鼻涕的顽童与伙伴一起，玩心大，不顾寒冷，沿着大人开挖出的一条路径，蹒跚过雪地，来到冰封的池塘边。他们起劲地用木棍砸冰，厚冰面并没有如他们的愿裂开。胆子大的孩子伸出一只脚，试探性地踩了踩冰面，准备两只脚都站上去，身后冷不丁地响起大人的呵斥声，吓得赶紧收回脚。老实巴交的孩子穿着棉鞋，与老人在家挡火桶。屋檐下，倒挂着一排尖尖的冰溜子。

从茅草屋到瓦房，再到几层的楼房，乡村住房乃至众多建筑屡有翻新。今日雪后的乡村景象，也大大迥异于往昔了。



冬日芬芳
官学明 摄

◆山川故园

土家“罐罐茶”

刘玉新

壶，一天到晚，随时都有开水泡茶喝。

早上起床，大人就把柴禾在火塘中央码好，引燃。只要半小时光景，火就燃得满室亮堂堂的。燃烧好了的火，只要家里有人，是不轻易熄灭的，至少要保证灰中的炭火是红的，一点就着。

要是这样的时，正赶上父亲回家歇息，父亲是一定要煮一罐茶的。父亲喜欢喝一口几大势茶，成熟，耐喝，煮在陶罐里，寨子里的人称之为“罐罐茶”。

父亲煮茶，比现在很多人喝红茶还讲究。老井的水，当年的茶，火炭不硬不软，带点滚烫的灰。趁着歇息的工夫，父亲会顺手把柜子上的小陶罐捏在手里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盖上盖儿，煨进火炭灰里，等到温度高了，把小陶罐退一退，稍稍冷却，再把手里早就攥着的一把茶叶放进去，然后，簸一簸，煨进火炭灰里，再簸一簸，重复几次后，便有一股焦香味儿扑鼻而来。父亲把着火塘上的炊壶，把开水轻轻倒进小陶罐。水倒得不多，刚刚泡住茶叶，然后端着陶罐荡一荡，再煨进炭火里，空气里便有了一丝甜味。

父亲煮好了茶，便找来一只搪瓷杯子，自顾自地喝起来，喝完一罐，再掺一罐，喝得那么津津有味，喝得那么兴味盎然。

有了这杯茶，即使家里的饭熟得迟，父亲

照样可以做上半天活路。

寨子里的冬天，叔子伯爹们都这么喝茶，无论到了谁家里，首先就是泡上一罐茶，暖暖和和的，该说的话，该办的事，都在这一杯杯茶中圆满完成。

父亲喝茶有瘾。他的罐罐茶不仅在家里喝，还带到地里喝。遇上远田，常常天蒙蒙亮下地，傍晚才得收工，别人只带干粮，父亲还多带一个陶罐。歇工的时候，在溪沟里舀一罐水，寻个避风的地方，堆几块石头，做成个小火塘，然后找些干柴，生火，煮茶，茶香顺风一飘，旁边种地的叔子伯爹，便忍不住跑过来讨要一杯茶喝。

父亲是一边吃着自带的干粮，一边慢慢啜饮着罐罐茶，和来人分享着吃喝，也分享着庄稼的收成。笑语连连中，把明年春天的一季农活儿，都装进了茶碗里。

这一晃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如今，土地流转给了专业合作社，不再是责任到户时的单枪匹马，自然也就看不到山坡上冒着炊烟的罐罐茶。村里的年轻人，讲究科学种田，现代化手段逐渐代替了传统耕作，用人本来就少，有时出工前还是无人机打前站，野外作业，自然也就用不着烧水煮茶喝了。

只有坐在家里的时，才会想起父亲的小陶罐，想起乡亲们喝茶的那些个小日子。

让文物换个身份

胡铭

古城安庆存有很多遗迹，无声诉说着历史的过往与沉淀，也给人一种记忆的承载。

古朴典雅的老宅，两扇门敞开，一步跨进去，很轻松，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贴着门缝往里瞧了。这是位于王家坡街的英王陈玉成王府，一座命运多舛的府屋，如今修葺一新，对外开放，遗憾的是府内文物甚少。

我与夜空中眨眼的星星对视，心里很亮堂。一个念头蒙生而出，何不将家传藏品太平天国木官印捐献出来，永久陈列于英王府？我拨通姐姐电话，她完全赞同这做法，妻子也明确表态一切听从我的。有了家人支持，我更加兴奋，立马在父亲居室找出用宣纸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木印。这枚木印端庄大气，制作精湛，长99cm，宽51cm，高36cm。印中间是一竖排扁宋字，字迹有的清晰，有的模糊，阳刻，四周雕以饰纹，两侧双龙飞舞，上方绘法轮纹，下方以江牙海水修饰，寓意吉祥美好。

捐赠之意已决，我便主动联系安庆市文旅局和迎江区政府，主管英王府的负责同志既高兴，又惊讶，很快约定面谈时间。既是无偿捐赠，我自然不会有额外要求，仅提出两点建议，一是出具捐赠证书，二是妥善保护珍藏。

木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文物？印文又是什么？这是我面临的一个课题。受家庭熏陶，我对太平天国史颇有兴趣，也撰写过几篇小文，但辨识、考证这些字，又谈何容易。我小心地铃好印花，一有空便拿出来琢磨，手捧小小的木印，咀嚼其中蕴含的故事，同时大量翻阅历史资料，了解太平天国复杂的官制情况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，木印终于在心中有了清晰的轮廓，只是尚有三四个字确实难以辨认，后来又完成《太平天国木印考》，撰写此文难度远超我的方言《浮沉英王府》一文，权当作为捐赠的一种前奏吧。

此文结尾一句是：“希望专家学者予以识读、赏鉴。”这识读本就是个枯燥的过程，我也一直未消停过，时不时再捣鼓一番，没想到居然真的又认出一字，那心情堪比打了一场胜仗。藏品中有不识之字，较为常见，盖因多种因素所致。我不甘于此，便请教了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张铁宝，可是老先生不玩微信，只好通过他的同事代转图片。张先生很重视，也很负责，在繁忙的学术会议和考察之后，静下心来研究这枚木印，最终成功辨识。在此谨向张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！木印共17个字，即“太平天国左军都统(昌)县后一营后营前旅帅”。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，印文中的“昌”写成“垵”，系避讳北王韦昌辉之名号，这在太平天国时期已有多例，如避天王洪秀全之名，将“全”写成“奎”，避西王萧朝贵之名，将“贵”写成“桂”。

太平天国战败之际，大量物品灭失，一是太平军掩埋自毁，二是清军任意焚烧，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物非常有限。此木印的价值，早就听父亲多次讲过，后来我也上网查阅过，综合考证系太平天国早期文物，存世极少，弥足珍贵，目前国内仅发现几枚，安徽省博物院也只藏有一枚。

文物，历史的缩影，亦不可再生，理当守护。珍贵文物要拥有一个有意义的归宿，才能更好地彰显它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。之所以将木印捐给英王府，除感动于历经风雨的英王府修缮开放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我的父亲胡寄樵对英王府怀有独特的情愫，他是英王府的最早发现者和考证者。此举可以说是两代人对英王府情感的延续。

父亲墓前，我轻声低语：“爸，我已决定将木印无偿捐赠英王府，让它在特定的场所体现自身价值。”瓷像上的微笑，算是一个最好的答案。

我曾多次与受赠方商议，只需搞个简单的仪式，不必过度宣传，在报纸上发条消息即可。1月3日上午，雨后清新，捐赠仪式在英王府隆重举行。主办单位拉起横幅，架起音箱，相关部门的领导与各界人士30余人亲临现场，气氛热烈。至此，这件文物换了个身份，由“私藏”衍变为“公藏”。同时捐赠的还有三封罗尔纲信札，同样珍贵。罗老是我国太平天国史学泰斗，信函分别写于1982年和1984年，重要的是，这些信函都提及了安庆英王府。

就在物品移交的瞬间，我突然想伸手再紧紧地抚摸它一遍。

报纸、网站、公众号以及抖音相继予以报道，电视台还制作了专题节目。这虽然不是我的初衷，但还是坦然接受，至少在文物保护方面起到了有效宣传，市民的意识也得以提升。

捐赠之前，外省单位曾来电询问，能否考虑捐给更大的专业机构，并付以报酬。这不失为一个好建议，可我还是婉言相拒，理由很纯粹，希望珍贵文物能够留在本土。面对记者采访，我再次阐明了这一朴素理念。

捐赠已矣，文物的功效和文化的传承还在继续……

